《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

——一個七的法談之三

道海長老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起擔任僧伽醫護基金會第一屆創會董事長，至九十六年十二月第四屆第一次董事會，因法體違和辭卸，仍慈悲地接受榮譽董事長一職，支持僧醫會，尤其關心如意苑之籌建。

長老於102年二月二十七日圓寂，《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一書，以架構長老一生修學精神為編輯宗旨，留下長老之珍貴法身舍利。

本刊分期刊登《向下文長 付予來日》中「一個七的法談」。

並祈願

海公長老早日乘願再來，扶律談常！

僧：弟子學僧問

師：海公長老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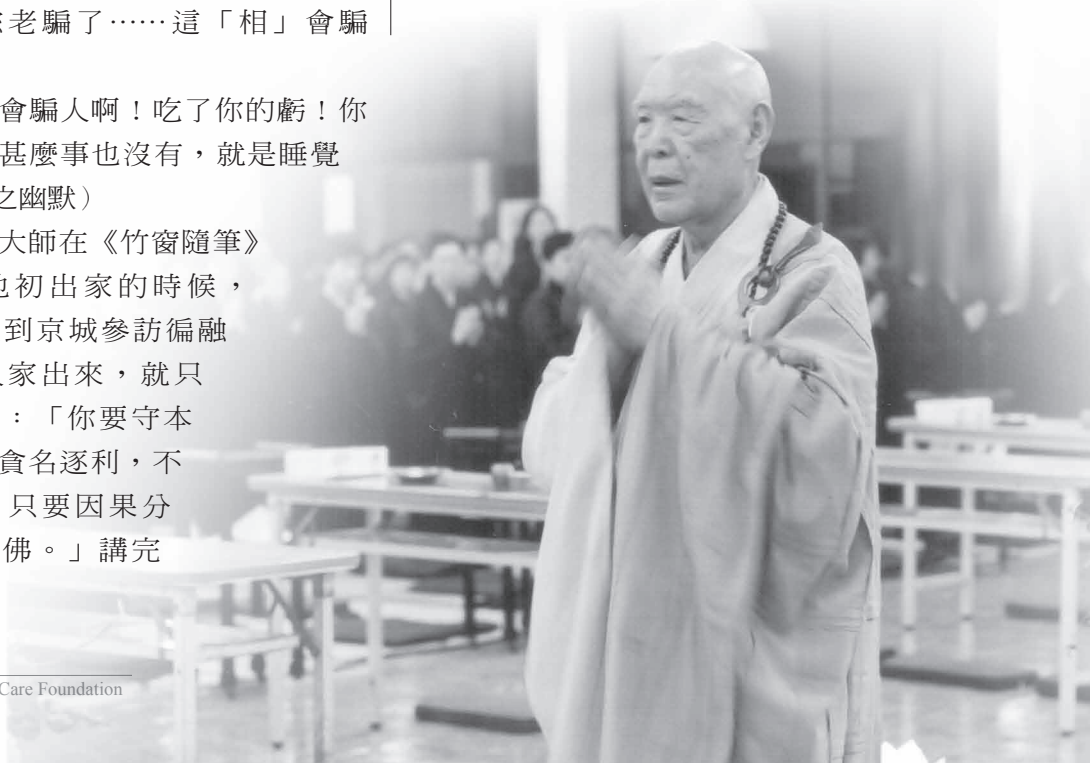
僧：（侍者架設攝影機）不要照到我喔?!

師：你說不要照到你，你把這個「我」——拿出來給我看看。（衆人大笑）

僧：被您老騙了……這「相」會騙人！

師：你也會騙人啊！吃了你的虧！你要不來，我甚麼事也沒有，就是睡覺都好。（師之幽默）

僧：蓮池大師在《竹窗隨筆》中，提到他初出家的時候，與幾個道友到京城參訪徧融大師。老人家出來，就只有講幾句話：「你要守本分，不要去貪名逐利，不要去攀緣；只要因果分明，一心念佛。」講完就進去了。結果，同行的幾個人就哈哈大笑說：「這幾句，誰不會講?!」只有蓮池大師說：「他老不欺侮我們而談玄說妙，僅就其一生修行的體驗菁華開示我們……。」蓮池大師終其一生皆奉行之。如果假設這種狀況，由弟子代替大衆，請您老將近七十五年的修行經驗、善根，開示幾句話，可供後學一輩子受



（周幸弘 攝影）

用。

師：我有甚麼善根？我跟你講二句話就可以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你看！「三歲孩童可以講，八十老翁做不到」。講平常話，誰都會講，你眞的做得到？就好像我們前天講：「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就這一念心，但觸對而不覺，那是很悲哀的！印光老法師就是一句「老實念佛」而已。

僧：但往往就是越老實、越平常的事情，大家越容易忽略。

師：對啊！其實就是這一念心；最平常的，就我們這一念心，哪個沒有心？

僧：所以您老剛剛講「諸惡莫作」，這個「惡」如果說——究竟扣著佛法修行而言，就不是單指一般世間的惡法，它還包括須眞正盡除的我法二執。

師：那很多了。說佛是善，菩薩是惡；菩薩是善，人乘就是惡；一路推，就給推過來，就是這樣。

僧：所以，是看對甚麼層次的人，便怎麼善巧地去解釋。

師：對啊！像尸棄佛傳法偈第一句：「起諸善法本是幻」，生起這一念的善法，就包含上中下三品；「造諸惡業亦是幻」，惡法也同樣分三品；這三界六道，就是我們這一念造成的。你這一念，還不就是起心動念；離開心，還有甚麼話可以講？離開這一念心，根本無法可說了。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句話誰都會講，你也會講。

僧：只是講得沒有您老——經過七十幾年的歷練講得那麼好。

現在很多弘揚淨土法門者，都說是依止印光大師的教示；但好比說——成佛之道，不過是「轉識成智」而已；然如果不認識這個「識」，你如何去轉它？一般教化衆生的次第：先轉惡爲善，再轉迷爲悟，後則轉凡成聖；四悉檀的次第也是一樣。就如印光大師念佛開示，除了勢至菩薩的念佛圓通外，也注重您老昨天所講的觀音菩薩耳根圓通——反聞聞自性。此外，如《淨土十要》也是印祖所推崇必看的淨土典籍，如此方能深入淨土法門。

師：其實，的的確確就是這麼回事。剛才你講的，最平常的就是我們這一念心，甚麼都可以認識，就是不能認識自己這一念心性；你認識自己的心，就明心見性了。明心見性之後，修行用功就一定會成佛，此即「悟後起修」。你不

明白自己，誰來成佛？明白了心，那就能夠成佛。但是，大家都是向外攀緣，而不向內迴光返照。

僧：跟您老這幾天的談話，發覺現在不管在家衆或是出家衆引導別人，很容易都只有停留在「先以欲鉤牽」的手段；但是最後，並沒有讓他達到目的，即《四十二章經》云：「識心達本」——「後令入佛智」的話，往往他一起了煩惱，很容易就退心了，甚至會退於三寶之外，還會毀謗三寶。

師：這個就是知見方面的問題。倓虛大師對學生講話，有一個很好的示範，他說：「我們的見聞嗅嚐覺知——一個本知、本解、本聞；一個能知、能解、能聞；及所知、所解、所聞。」若只粘著在「所聞」的，就是凡夫；只要你能夠不去「所聞」，而返回到「本聞」的，那麼就是佛，這就是「回頭是岸」。成佛並沒有其他的東西，就是把我們所有亂七八糟的東西，統統把它去光，這個就是佛。你有這個身體，身體能成佛嗎？有這個心，心能成佛嗎？有這個世界，世界能成佛嗎？這個身心世界統統把它丟下、統統把它放下。所以，有個居士帶了兩盆花供佛，佛就跟他說：「放下！」他放下兩盆花。「放下！」他說：「我統統都放下了，還要放下甚麼？」「放下『放下』！」能放下的是身心，所放下的是花，你要是連自己的身心都放下，那還有甚麼？

僧：從您老剛剛所談，弟子想到《法句經》一個偈子：「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如果把六度包括念佛等，都嵌到「精進」中，如「若起布施心，是妄非布施」，都是同樣的道理。

師：這同樣的道理很多。所以，道宣律師講：「佛說法類同。」很多地方都相同，只是文字變一變而已；但是它文字一變，衆生就轉迷了；就好像「轉識成智」，轉甚麼成智？就是我們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第七末那識及第八阿賴耶識，不就是這八個識嗎？有分別的就叫做「認識」，無分別的就叫做「智慧」，只是轉識成智有那麼難嗎？

僧：《壇經》中也講：「轉名不轉體」，不會轉心的體。

師：對啊！《壇經》中六祖大師就講：「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大圓鏡智」就是第八識，把第八識轉成「淨識」——即第九識，那就是已經轉了。因爲這個第八識它是剎那剎那的生滅、剎那剎那的分別；你把那個剎那剎那的分別轉過來，那就是「普照十方塵剎中」；沒有其他的，還是這第八識，那叫做「性清淨」，把我們心性上的塵垢統統都磨光了，那就是「普照十方塵剎中」。

「平等性智心無病」，「平等性智」就讓你不要分別人我、是非、善惡、好壞，因爲平等性智未轉之前是第七識；這第七識就是說——它是在我、法這一方面，我們的身體，就是四大，我們的心理是心王、心所；你是如此，我也是如此，他也是如此，大家都是

如此；佛也是如此，菩薩也是如此，地獄、惡鬼、畜生他們爲甚麼不是如此呢？所以不平等就是分別；把這個有分別的心，轉成無分別的智慧，那就是心裡面完全清淨；你也是四大、五根，我也是四大、五根，他也是、你也是，統統都是，你還分別甚麼？所以「心無病」——不起人我是非的分別了；但是誰能做得到？不但是做不到，就是瞭解這個道理，他都不願瞭解；不瞭解，他怎麼去做到？「平等性智」，就是我們內心裡邊，一點染污的毛病統統都沒有了。

「妙觀察智見非功」，這「妙觀察智」指第六識，而第六識不是讓你向外邊去攀緣色聲香味觸法，所以《金剛經》說：「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但於六塵上不起心，就是眼耳等亦不起心；就是讓它返觀回照，照到我們第八識的大圓鏡智，照到我們第七識的平等性智，這個叫做「內觀」——不是向外看的，那是往內觀察。你能夠把第七識瞭解之後轉成智慧，第六意識就成功了，它就不會向外攀緣去了。

僧：唯識講第七識——內外門轉。

師：是啊！它就是把外面造的甚麼東西交給第七識，第七識又轉給第八識；你應該也把這個佛法智慧、好的東西也轉給第八識。「成所作智同圓鏡」，最重要的是先轉這個第六識、第七識；妙觀察智最重要，你沒有微妙的觀察智慧，第六識都轉不了，其他的根本沒辦法。所以修天台止觀，最重要的是轉第六識；就好像我們念佛，也是用第六意識，字字句句念得清清楚楚，讓它不起分別。印光老法師講，這個記數念佛，「記數」就是記十數，你記不了十就記五（師續念十句佛號），把十個數目記清楚了，十句阿彌陀佛其中沒有妄想，

（周幸弘 攝影）

由十至百，由百至千，由千至萬，就是常常專心念佛了。

「老實念佛」是怎麼老實念佛？就是把第六意識止息其虛妄分別，第八識根本是無記，而第七識它根本生起我們的執著；你把這個第六意識一轉，第七識它也跟著轉；你把第七識轉成平等性智，大圓鏡智自然就顯出來了，眼耳鼻舌身就隨你運用而弘法度生了。我們沒有這個眼耳鼻舌身意，你同誰說法、度生？你看釋迦牟尼佛，他爲甚麼要來到這個世間講法？你沒有這個身體，你不是由父母生出來的，衆生會以爲你是個怪物；佛也是示現由父母生出來，有父有母，還娶妻生子，然後把這個眞正的道理跟衆生講出來。佛也是個人，但是說出這個道理就不同了，把九十六種外道他們所講不正確的道理，統統講得清清楚楚，甚麼叫做正，甚麼叫做邪；所以，這就叫做「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依正知正見所講出來的話，不同於一般外道所講，也不同於一般凡夫所講；可以說，聲聞緣覺也都有正知正見，但是不圓滿；菩薩也有正見，還並不圓滿。所以要學佛，要「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離開了我們的見聞覺知，去轉甚麼？佛是跟衆生說法，讓衆生轉的；佛不是跟佛說法，讓佛去轉的。

僧：其實，禪、教、律、密、淨都是一個手段；就像您老剛講，其目的，是要先把第六的分別意識降伏下來。

師：對！一部《楞嚴經》，先說「七處徵心」，就是要衆生先將第六意識降伏下來；而「七處徵心」，其實就是找第六意識，找不到。而「十番顯見」，則處處都是心，沒有哪個地方不是心。你要說無，它一切處都沒有；你要說有，處處都是有。你說找心找不到，但是你吃飯、走路，哪裡沒有用這個心？所以蕅益大師講：「覓之不可得，用之不可窮。」你用這個心，一天到晚用它，用到無窮無盡；但卻不認識、不明白它。

僧：大家都認識到心的「作用」，而不知道心的「本體」。

師：「我們今天吃完早餐，大家聚會

（周幸弘 攝影）

來喝茶、聊聊天、吃吃花生米，香香脆脆的。」大家都會這個；但是他曉得喝茶、吃花生米的是誰？

僧：所以禪宗「吃茶去！」乃是就著一個境界去迴光返照。

師：你到雲門就是「吃餅去」，到他那兒就是「吃茶去」，這都是一句話而已，但是古德都能夠藉此開悟。不能夠瞭解，你再說得多，他開不了悟，也沒辦法。

僧：其實，根本的聖道門，是「悟後起修」；先悟本淨，再去修、轉化這些幻化的我法二執。不過，現在衆生卻藉著工具要去修出「清淨」來，如要以「我」而修出「無我」，則落入《楞嚴經》所呵斥——以生滅心爲修因，是無法得不生不滅果。

師：你看《壇經》中，懷讓禪師他見六祖大師，六祖問：「你從甚麼地方來？」「我從山下來。」「甚麼物？恁麼來？」聽說他在六祖大師的門下待了八年之後，這句話他才答出來，他說：「這句話可以答了。」六祖大師再次問他：「甚麼物？恁麼來？」他說：「說似一物即不中。」「還可修證不？」「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我們衆生就是這樣子，染汙就得不到；不但不去修證，每天還給他染汙，每天給他蓋大糞，給他蓋灰塵，蓋得厚厚、滿滿的。六祖聽後馬上予以印證：「汝既如是，我亦如此。」三世諸佛都是如此，這就是自己的心即是佛；不然，只去分別這是房子，這是政府，這是一盆米，這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這個人對我好、那個人對我不好。他不能夠認識：我認爲的好人也是我的心，壞人還是我的心，非好非壞還是我的心。所以，眞正禪宗開悟的，如唐・青原惟信禪師所悟的境界——三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三十年中，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到了三十年後，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前面「見山是山」，這是衆生的分別。在三十年中，他一再反觀自己：這一念心到底怎麼回事？就好像溈益大師在雙徑坐禪，他找甚麼？他要找：哪裡有這麼一個盡虛空、遍法界，那麼大的一個心？他就這樣疑惑。後來參到身心世界忽皆消殞，而以《楞嚴》印證此身心從無始來，「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只不過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影，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確非從父母所生；自此豁然大悟，原來經中所說都是眞的。這就是「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僧：所以，禪宗的頓悟，都是第六分別意識在忽然間、不知不覺中放下的時候，就頓然顯現。

師：對啦！其實禪宗最初是這樣的，後來人的根器就差了。還是要先明白教理，再以教理去推測你這一念心，那麼就能明白。你除非依教理去推測，或者要去請教善知識；否則，還是凡夫的虛妄分別知見。你看看我吧，現在九十歲了，每一天都是同一個身體，晃來晃去，到現在還是放不下，這就是被它染汙了。但是眞正能夠放得下嗎？還是放不下，有病還是苦；不過，這個身苦也不是只有凡夫才有，就好像舍利弗尊

者，也患風溼痛，也是拉肚子，他的弟子均提沙彌，每天很小心翼翼的照顧他；不過尊者是大聖人，智慧第一，過幾天他就自己走了。

僧：《阿含經》中，佛也對比丘開示：「身受」已經是受第一支箭苦了，千萬不要再受第二支箭——「心受」之苦。所以，第一天您老開示：在四念處當中，凡夫衆生都是愛取感受——受蘊；衆生都是在苦受、樂受中顚倒。

師：其實，那個顚倒就是在我、法之中的顚倒。尸棄佛傳法偈說：「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善、惡是誰造的呢？「身如聚沫心如風」，這聚沫是甚麼？就是我們這個四大、五根、五臟、六腑等，你看這些有甚麼？心又是甚麼呢？「心如風」——「風」就是一個妄想，怎麼打妄想呢？身心有一個「我」，你如果罵我，我就還對口；你如果歡喜，我就給你做朋友。爲甚麼這麼愚癡？爲甚麼叫做愚癡呢？因不瞭解你這個身體乃是四大、五根，我的身體還是四大、五根，大家都平等的；你是這樣，我也是這樣，他也是這樣的，有誰不是這樣？這就叫做「平等性智」。你曉得大家都有「平等性智」，等於沒有一個「我」，誰是能罵的我？誰是所罵的我？那麼，誰有瞋恨？誰又歡喜誰？若把這個「我」從根本解決了，無我就無我所；「我所」是甚麼呢？若沒有「我」了，這個「身體」我還要它做甚麼？這個「心理」我還要它做甚麼？這個「世界」我還要它做甚麼？身、心、世界就是「法」，就是十八界、五蘊法。沒有心、沒有我了，這個十八界根本就可以放下它。所以眞正了悟的人，他想要走，馬上他就死去了。這就是我空、法空；佛法的根本道理就是我空、法空而已；其實這個我空、法空就是我們身心之中沒有一個我，大家都是平等的。這個身心世界，也是有父母的因緣才生在這個世間，身體是如此，心理也是如此；而這個世界、我們生在這個世間過生活；你不生在世間，需要來這過生活嗎？你不生在世間，有這個身體、心理嗎？所以「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是甚麼？父母未生以前，也沒有這個身體，也沒有這個心理，也不需要依著這個世間。甚麼是「我」？甚麼是「本來面目」？還有一個「我」，還有一個「法」嗎？眞正用功的，他聽到這句話，就徹底的說：「唷！就是這樣子。」他就決定了；決定以後，他就不會改變，所謂「立於不疑之地」。這的確是個事實，而我們卻不去相信；理論也是如此，事實上也是如此，理論與事實都是正確的，但我們也不相信，每天卻「你罵我，我想要如何報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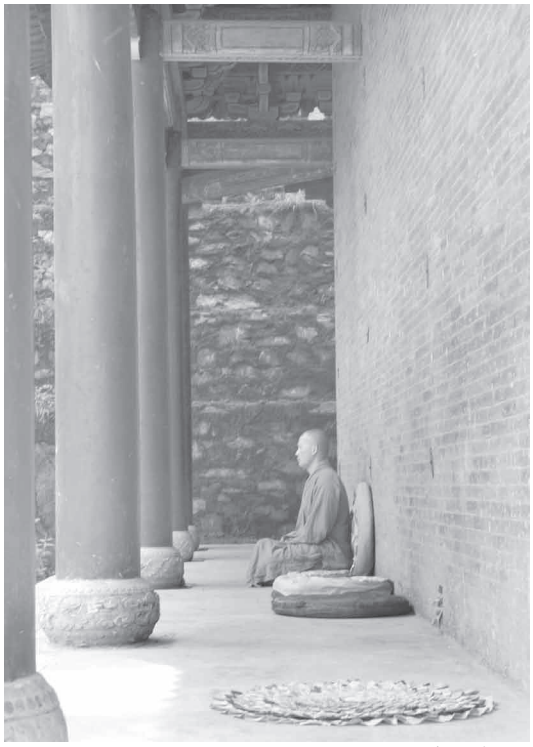
僧：所以，《起信論》四不壞信中，第一個要先「信根本」。

師：「信根本」就是起碼要有「我空」的智慧，聲聞親證了我空，諸佛菩薩除我空外，更親證了「法空」。其實，我空就是沒有見思煩惱，沒有對這個身體生起執取，這就是我空了。四十二位大士，因爲有生住異滅，到最後的生相無明，十地斷一品、等覺斷一

品、妙覺斷一品，如此法執才能完全斷除；成佛就是這樣，你到甚麼地方成佛去？請問你：離開我們的身心，有佛可成嗎？講得最簡單明了的，就是拘留孫佛傳法偈：「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知道我們這個身體，就是四大是能造的，造成了五根、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這就是所造的。你要知道單單就是這個四大——地水火風外，根本沒有其他的東西；假設有「我」的話，應該「地水火風、我」啊！要是五蘊外有「我」的話，應該是「色受想行識、我」啊！要是六根外有另一個「我」的話，應該是「眼耳鼻舌身意、我」啊！能這麼講嗎？五蘊也沒有我，四大也沒有我，六根還是沒有我，根本沒有一個「我」，只是單純有這個「法」。假設你眞正瞭解這個「我」是空，這個「法」根本就是假的——父母的因緣生出來的；假設這一念婬欲心沒有的話，永遠不會生出身體的「法」來。所以比丘、比丘尼戒以婬戒爲第一，而菩薩戒才是以殺戒爲首，因爲菩薩是專門利益衆生的；所以，聲聞戒就是要你斷了婬欲的因緣，要是你婬欲心不斷，你連色界天都生不到，你怎麼能夠出三界？你怎麼能夠當阿羅漢？阿羅漢就叫做「無我」。要斷除法執，你就要把生住異滅四十二品斷掉；成佛斷法執，就是我們這一念心生住異滅外，還有其他的可以斷嗎？你斷掉這個，你自己就是佛，到哪裡成佛去？說「斷」是方便說，眞正是「轉」——轉識成智。

僧：您老剛講的重點——大家還是要先從語言、文字的教理學習入手。

師：對啊！假設沒有語言文字的教理，我們怎麼明白？有了這個語言文字的教理，你把它看懂了，才知道佛說法，是完全就著衆生自己的身體、心理而說的。把這個身體的「生老病死」——生死先把它了斷，然後我們這一念心的無常，也要將它了斷，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個都是指我們自己的身心。現在把我們的身心都給忘了！說「了生死」，生死是甚麼？到哪裡了生死？自己帶來一個生老病死，他卻不知道——這個身體它就是生老病死，他不知道、不認識；你說能怎麼樣？佛能怎麼樣？所以《楞嚴》中，



（周幸弘 攝影）

阿難以爲自己不須辛苦修行，佛會主動惠賜三昧給他。唉！「各人生死，各人了；各人吃飯，各人飽。」別人代不了你。現在學佛的人，誰來管你了生死、不了生死，這句話是空話吧！

僧：您老怎麼講得這麼明白?!

師：你再不講明白，衆生就更不懂了！

僧：對啊！你的煩惱，可能一開始初出家，是站在門外笑你；接著出家十年了，就站在門口；再過幾年，就站在你面前取笑你了。

師：對啊！佛法裡面講，出家人是把自己忘了，忘了自己。

僧：所以，佛說不能「心外求法」，都是在自己的身心上面，自己要去體悟，才是最要緊的事情。

師：念佛——念心啊！

僧：以前慈舟大師在補衣服，也說是在「補心」。

師：其實一針一針，那都是用心去補的；沒有心，誰能補啊？

僧：只是在當下——面對所有境界時，能不能迴光返照。

師：對啦！好像他罵了我一句，「道海」是誰啊？是頭？是腳？是手？是甚麼？根本沒有我；既然沒有這個身體，身體裡面也沒有一個我，這個身體也就不是我了，心理也就不是我了。我如是，他亦如是。現在你同年輕人講這些話，很多聽了就「哈、哈、哈……」，笑一笑就算了。

僧：《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所以，在佛世，佛一說法，根器夠的人，當下即證阿羅漢、證初果。

師：他一聽、當下這一座下來，他就證得阿羅漢了。

僧：所以，就如剛一開始提到蓮池大師去參訪徧融大師，同行的幾個道友，也是哈哈大笑說：「這幾句話，誰不會講?!」但是明眼的人就不同了。

師：所以蓮池大師講：這幾句話是最關重要；這是眞實的、他不欺騙我們，故終身奉行。

僧：所以古德才說，自己這一顆明珠，不要隨便炫耀、給不懂的人去批評等等。

師：這的確是如此！成佛是成就自己，不是成就別人。但是現在的人，都不爲自己想，都爲別人在打妄想。眞正爲自己著想的人，都是爲了自己身心著想、爲了斷除有分別的認識，成就無分別的智慧；這個才是眞正有智慧的人。

僧：所以，連孟子都講：「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您老今天這一番話，就算給後學一個滿懇切的忠告；識貨的人就拿去用吧！

師：不識貨的呢？

僧：那就等待因緣吧！《佛遺教經》不是講：「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您老有您老這一期示現的因緣，所以就做好您老自己，不用說：「古德這些都講了，我們不需要再說了。」

（民國101・8・12）